

散文

门楣上的光

唐雪元

最近,抖音中连续推出四川、湖南等地新出台的军人优待政策。听着那熟悉的激荡人心的军歌,我感到温暖、欣喜与骄傲,这牵动了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推门出去,我望着自家门楣上那块熠熠生辉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。这四个字,金底红字,锃亮如新,像一束耀眼的光,照亮家门,也照亮我半生前行之路。

当年,没有热闹的锣鼓声,却有着格外郑重的仪式感。社区工作人员捧着牌匾,稳稳地钉在门楣正中央,轻声道:“唐老师,感谢您为保家卫国奉献的青春年华!”只此一句,仿佛时光瞬间冲破阻隔,将我拉回到1996年那个寒风凛冽却暖意融融的冬天。

那天,母亲在家书中告诉我:乡武装部欧阳部长带队,领着村干部和乡亲们一道,敲锣打鼓来到咱家,在一片鞭炮声中,在咱家破旧的土坯房前,郑重地捧着一块实木做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,踩着梯子,稳稳地高挂在我家大门的正中央。四周围满了邻里乡亲,大家谈笑着,议论着,眼神里满是敬佩与羡慕。欧阳部长握着她的手道贺,说咱家出了个光荣的保家卫国的健儿!

远在营营的我,没能亲眼见证那一刻的荣光,却在寄来的家书中,在母亲那工整而略显颤抖的字迹和快破破信纸的惊叹号中,读懂了字里行间的骄傲与叮嘱。母亲在信的最后写道:“儿啊,你是毛主席家乡的湖南伢子,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,不许给主席老人家丢脸!”寥寥数语,没有华丽的辞藻,却字字句句,像一颗种子,深深埋进我的心底,在军旅岁月里生根发芽。

1998年夏天,一场特大洪水肆虐大江南北,江河暴涨,堤坝告急,无数家园被洪水吞噬,无数群众身陷险境。灾情就是命令,我所在的武警四川总队广元支队迅速组建抗洪抢险突击队,星夜驰援,日夜严防死守在嘉陵江大堤上。那段日子,天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,天天下着瓢泼大雨。江水暴涨,浪头汹涌,溃堤之险时刻有之。我和我的战友们一道扛着重重的沙袋,在泥泞里奔波,在风雨中坚守。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,累了就靠在堤坝上眯一会儿,双脚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,肩膀被沙袋磨得红肿破皮,却没有一个人退缩。

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在那段与洪水搏斗、与死神赛跑的日夜里,母亲的家书、家门上的牌匾,总会在疲惫与危险袭来时,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母亲那句“不许给主席老人家丢脸”,看似朴素平常,却在生死关头化作了最坚

实的信念:人在堤在,誓与大堤共存亡!

洪水退去,大堤安然,一切转危为安。历经江水骤流的洗礼与生死考验,我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。捧着沉甸甸的军功章,我才真正体会到“保家卫国”四个字的千钧重量。这份光荣,不属于我一人,而是属于与我一道日夜坚守的战友们,属于默默守候的家人们,更属于门楣上那块见证奉献与担当的光荣牌。

然而,世人皆知光荣耀眼,却少有人知光荣的背后,往往是沉甸甸的付出与割舍。我参军后,家庭的重担毫无保留地压在了父母肩上。那些年,哥哥正上大学,家里农活繁重,生活清贫,好在嫁在邻村的姐姐、姐夫不遗余力地帮衬家中。父母省吃俭用,苦熬度日,却总在给我的信里说“家里一切都好,你在部队好好干”。

长期的劳累,让母亲积劳成疾。有好几次,母亲病重卧床,继父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几次想要写信告诉我实情,都被母亲强撑着身体严厉制止。她虚弱却坚定地对我说:“无何子是部队的人,不能告诉他!不能让他分心,更不能拖他后腿!”为了不让我担忧,母亲始终隐瞒病情,独自扛下所有病痛与艰辛。

8年的军旅生涯,近3000个日夜,我一无尽孝,二没能分担家里的辛劳。陪伴在侧的,只有母亲那跨越山海的目光与谆谆教诲。凭着这份信念与坚守,我先后5次荣立军功,12次受到各级嘉奖,用一次次的光荣,回应家人之期盼,守护门楣之光。

花开花落,军营号角渐渐远去。我终究还是脱下了陪伴8年的军装,告别了军营铿锵的步伐,生活渐渐被柴米油盐的琐碎、岗位辗转的艰辛所填满。上班下班,奔波忙碌,我以为,军旅的荣光会渐渐淡去。直到2023年,崭新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才重新悬挂在家中的门楣之上。当阳光洒在金底红字上,那一刻,所有沉积在心底的情感如潮水般瞬间冲破岁月的尘封,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双眼——我才顿悟,门楣上的光,是国家给予的荣光,是家人守护的希望,是军人永不褪色的信仰。它照亮的,从来不只是一扇小小的家门,更是一个家庭的风骨。它承载着我8年军旅的热血青春,承载着母亲一生的教诲与期盼,承载着一个家庭对国家最朴素的忠诚与热爱。

军人的光荣不会因时光流逝而黯淡,这份担当不会因身份转变而消解。只要心中有光,脚下有路,家门上的荣光便会永远闪耀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……

旧事

母亲和马头肥皂

王彦宏

儿时的记忆里,母亲白天在醴陵力生瓷厂上班,晚上就是洗家人的衣服,她用肥皂在一个放有搓板的大木盆里手洗。每每洗衣时,母亲会要我打下手:递递肥皂、帮着拧拧厚重衣服……我也就熟悉了那马头牌肥皂(我们都叫马头肥皂)的模样:淡黄的颜色,约两寸见方、一寸厚的方块。一面有个凸起的马头像,另一面是“马头”两个正楷字,醒目又好看。有时真不忍图案很快就被擦洗掉了。母亲长年用马头肥皂洗衣物,一家人的衣服虽旧却干干净净,这除了母亲的劳动,肥皂的去污力功不可没。于是,这马头肥皂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。

这一辈子,母亲给了我太多的享受,而我成年以后却好像从未给母亲带来过什么物质的享受——无论给她买什么东西,她都有理由拦着我……即使买回来了,她也尽量让给全家人享用。今天,倒是想起有一样东西母亲当年从不阻拦我买,尽管还是买来给她“独自享用”的!这就是当年长沙产的——马头牌肥皂。

当年,我们湖南除了马头肥皂外,还有一样洗衣物的好东西——光辉牌洗衣粉,这是湖南日用化工厂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新产品,用起来方便,随手撒一些到水里,泡一泡衣服就可以搓洗,省去了擦肥皂的工序。但母亲就是不用,说是控制不了分量,不小心就会撒多了,而且比肥皂贵,不如用肥皂划算。

马头肥皂好用,母亲便舍不得多用,还采取措施让它“耐用”。她的办法是把新买来的肥皂放在通风处干燥一两个月,让肥皂从淡黄色变成土黄色;从软软的变成硬硬的,与衣服接触时就不会溶解太多肥皂沾到衣服上,用起来就没那么费肥皂了,一块肥皂要多用好几天。如果某一次没有了预先干燥好了的硬肥皂,只能用软润的新肥皂时,母亲就会小心翼翼地,轻轻地用衣服上擦拭,做到既能去污,又不多擦一下……

在几十年的光景里,马头肥皂物美价廉,左邻右舍、家家户户都在用。我们这里的商店好像也从没见过有其他地方产的肥皂卖。在家乡人的心目中,“马头”成了肥皂的代名词。

然而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当年的日杂店里渐渐买不到0.39元钱一条(在过去,肥皂也按条卖,凭票购买,一条是连在一起的两块)的马头肥皂了!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,缺一块小小肥皂确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比起柴米油盐的短缺,是小巫见大巫。但这还是难坏了母亲,

实在没有了肥皂,母亲就用稻草灰水或用茶枯水洗衣物,但费时费力,洗出来的衣服还不“出色”。对于每天既要上8小时班又要操持一家人生活起居的母亲来说,这真是一件烦恼的事情。

可喜的是,从有一年开始,我能帮助母亲解决这个难题了!

1969年秋天,我从醴陵招工进入湖南铁合金厂,这是中央部属厂矿,劳保待遇好,除了每人每月免费发放一条马头肥皂外,个人购物计划本上每月还可在厂矿商店购买半条,我同时又计划买下那离家远的单身职工的半条肥皂。每当我回家带给母亲许多肥皂时,母亲总是高兴得跟什么似的,不但不阻拦我买肥皂的积极性,还每每在我离家返厂之际再叮嘱一句:“莫让计划本上的那块肥皂‘溜’了!免得过期作废。”我每每点头如捣蒜般地答应了,她才放心让我走。

可是,有一次我却辜负了母亲的期望。那是一次晚班结束,我与下放到班组劳动的厂干部张岚一同从浴室返回宿舍。这时我手里正好拿着103炉两班发给我们俩当月的两条马头牌肥皂。走了一段距离后,我觉得拿着有点手酸,还别扭,就对张岚说:“你来拿着肥皂!”我与张平日子里是谈得来的好朋友,所以说话间不觉就带有命令的口吻。不想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张岚也是个血气方刚的主儿,立刻回应:“我才不拿呢!”我听后他这话有点气势压人,犟劲也上来了,说:“我已经拿了多半的路程了,你不拿我就把肥皂放你脚下,看你拿不拿?”他却硬气地说:“随你,就是不要!”

“那你的肥皂不要了?”

“不要就不要!”

我被他的话噎得没了退路,果真将手中的肥皂往他脚前一丢。哪知他抬脚踏过肥皂,继续前行。这时我有个念头一闪:把我的那条捡回来!但我终究放不下面子……两条肥皂就这样消失在夜色里。

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商店里马头肥皂敞开了,想买多少就买多少!母亲洗洗刷刷时就开心多了,衣被也洗得更勤了。可她还是要用上那让肥皂“耐用”的老办法……这次第,怎一个“省”字了得!后来,马头肥皂升级换代,变成了更好用的高档马头牌“透明皂”,超市里还成堆促销,可惜母亲没有用上。

曾经或缺的物品,日后可能还会缺而复得;而已经逝去的母亲,只能永存在心里。

人间温情

忆荣老师

李娟

有时候,那些生命中很重要的人,却要你用一生的时间去遗忘,去遗憾。

我一生都在逃避一个人,他就是我的班主任荣老师,他的猝然离去令我十分哀伤和痛心。

他走了,连同书卷、身影,带走了属于我们的部分青春,有关他的回忆也变得孤独与破碎。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曾经我只当这是来自书本的一句话,对此并没有深刻的体会。后来发现,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人,他就是我们的荣老师。他是一位高尚的人,一位有追求的人,一位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教育事业的人。

荣老师与我们一样,毕业于攸县师范,凭借刻苦与优秀的表现留校任教。他默默努力,后又成为媒体专题报道中“自学成才,躬耕教坛”的典范。他自学完成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课程,最传奇的是,他竟能从头到尾背诵一本汉语字典……

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若用一句话来形容荣老师的性格、脾气,此句最合适、最贴切。

处于青春期的男生,管理教育需要一个力量型的老师,而荣老师总显得过于温和,过于耐心,过于善良,过于慈悲,甚至过于理想。

多年后,我们同学间每每相聚畅谈,总能听到男生忏悔当年的调皮行径,听来觉得有些心酸。

在荣老师眼中,当年的男生们只是一群毛头小孩,浑身上下正翻滚着人生的迷惑、叛逆……他总是体谅他们的调皮,又用正确的方式开导、教育他们。

荣老师是我们攸县师范931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他生性细腻,他的作文批阅鼓励了一颗颗学子的心灵。三年时光,我没有听见过荣老师大声呵斥学生。他总是一心教学,全心全意。

2024年5月初,荣老师安息于上云桥永安堂。前夜正好是我的生日,我想一切都是天意。他悄然离去,我未见到最后一面。

荣老师的一生与他的姓名很吻合。荣万清,过的是教育的一生,追求的一生,光荣的一生,如清风万缕,吹拂学子。

其实,多年来,荣老师一直在我身边,在我心中。直至他永远安息,我才真正明白敬爱他的已离我而去,去了遥远的天堂。心痛伴随遗憾,阵阵来袭,久久挥之不去。

在其甲子六十的年龄中,即便病中也没有停歇,师母几番劝阻也不起作用,躬耕讲台是他的寄托与信念。教学任务向来繁重,而荣老师的责任感与教书育人的信念更重。前些年,他在长沙住院后回攸县,病情缓和了些,但临

近退休的荣老师又全身心投入三尺讲台,没能好好休息,终至病情恶化。

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,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来校实习。实习老师、代理班主任要带领全班游南岳。晚自习我正寻思南岳那边有什么好吃的,班主任荣老师把我叫到了教室走廊,说:“明天去南岳,南岳的天昼夜温差,尤其山顶,冷着呢。你得把厚的衣裳都带上。山顶风大着,不带上厚衣服感冒了可不好。”我听完心里一阵大笑,这高大的男人真是想多了,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天气,带着厚衣服干嘛呢?待荣老师说,我使劲地点头说:“好啊好啊!”心里却并未听进去。

第二天,我们欢呼雀跃地出发了。为轻装出行,我只带了两件薄衣换洗。到了南岳,山下一片晴朗,往上走了走还是一片晴朗和温暖。谁知到了半山腰,阴凉的雾气扑面而来,我甚至不自觉打了个冷颤。也许正如荣老师所说,昼夜温差很大,山顶会很冷,山腰比山下冷得多,山顶也绝对比山腰更冷。我只穿了一件衬衫,还好那帽穿了薄毛衣,外穿一件罩衫,于是她把罩衫给了我。到了山顶祝融峰,山下山下冷多了。但我们一个个立在祝融峰顶,兴奋地沉醉在南岳的风景中。

山顶冷风习习,而我们青春的心却迎风呐喊、高高飘扬!

毕业二十周年,931班相聚在炎陵。毕业聚会的行程安排满满,活动精彩纷呈,大家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聚会。第一天夜晚,荣老师与我走在炎陵的街头,街灯将人影拉得长长,无限温馨,沿路同学,三五成群,紧随其后,洒下了一路欢声笑语。

荣老师一贯温润儒雅与语重心长,问这问那,我一一仔细回答,再也没有求学期间的敷衍。十来分钟的路程,觉得很长又很短。

敬爱的荣老师,我可辜负了您的教育栽培?荣老师的精神,学生们望尘莫及。但总要在教学的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的。多年来,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一直是攸县师范931班成长的标签。

曾经属于青春的伤痛终开出了朵朵花蕾,有一朵就来自攸县师范,来自荣老师曾经的栽培。他为株洲攸、茶、炎三县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,结出了骄人的硕果!

我一直觉得,有一篇文章是要献给荣老师的,也许这一生都难以写出来。师恩难忘,无以言表。但我还是拿起笔,写下了内心深处对他的尊敬和爱戴。

荣老师,我一直很想开个书吧或茶吧,多希望您能来这里看看书,喝喝茶。您一生都没有好好休息,您太劳累了,现在您好好休息吧。

小小说

出入平安

李倩

“准备好了吗?我们要开始了。”

画面之外,传来记者低缓的声音。

镜头里,是她家的客厅。墙上端正地挂着一幅字——“出入平安”。她坐在沙发上,点了点头,神情略显拘谨,微微展露了一丝笑意。可那紧抿的嘴角、泛红的脸颊和鼻尖,泄露了内心的不平静。

“在您心里,他是个什么样的人?能讲讲吗?”记者轻声问。

“他啊,爱笑,性格好,做事也扎实,经常帮助别人,大家都记着他的好。”她眼神渐渐温柔起来,脱口而出,满是自豪。同事们都说,他工作起来是一把好手,怎么挖线索、抓捕审讯,总爱自己琢磨,想出好点子从不藏私。加班办案也不喊苦喊累,案子破了还哼着歌下厨给大家做宵夜。“可惜说话不算话,说什么等我退休了带我去旅游,又做不到……我也不是怪他……”说着说着,她背过身,用手掩住了脸。

镜头一转,来到她家的房间。他的肩章、警号,二等功的奖章,参加工作后的各种荣誉证书,还有随身物品,都好好地收在一个大盒子里。她全拿出来,整整齐齐码了一桌。镜头一扫而过,记者偶尔问上一句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她说。

“这是他戴过的手表、钥匙扣,这些都是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个人的证书,还有二等功奖章,公安部颁发的呢!他们办的那个毒品案,查了三个多月,最后他指挥收网,一下缴获了1公斤多的冰毒!”她一样一样地数着,眼睛亮亮的。

“您记得真清楚。”记者竖起了大拇指。她垂下眼笑。那些跟她有关的事儿,她都记着呢。出门上街,一看到警察,就想起他。以前不管他加班到多晚,哪怕夜里一两点钟,她也会坐

在客厅沙发上,开着电视亮着灯,等他回家。衣柜里穿旧的警服一直留着,相框里都是他的照片——就像他还在家,还在身边。

“当时……最后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,是吗?”记者低沉的声音,让她陷入了回忆。她清楚地记得,那天是周五,她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吃饭。他说还在忙,不回了。他已经连续蹲守了三天,他在车上突然觉得胸口闷,后来……电话就再也接不通了。等她赶到医院,他已无法开口说话——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通电话,再也没能说上一句话。

镜头里的她,神情怔忡,脸颊通红,眼眶早已包不住泪花。特写定格在茶几上的那张照片——相框里的他,还是年轻帅气的模样。

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儿子的声音把她惊醒,她恍惚了一下,仿佛做了一场梦。原来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靠着沙发睡着了,手机屏幕还在重播着十年前的采访视频。

“怎么想起看这个了,都这么久了。”儿子温暖的手掌搭上她的肩头。她关掉视频,起身去厨房,端来一碗面。儿子今天过生日,要吃一碗长寿面,寓意出入平安。

看着身旁这个酷似他当年模样的儿子,正埋头吸溜着面条,她忍不住问:“崽啊,你还记得十年前不?”

“18岁生日那天捧着我爸的骨灰出殡,这谁能忘啊。”儿子的语气,就像在说晚上加班不回来吃饭一般寻常。那年儿子高考志愿填的是警院,当时记者也曾问她,还支持儿子当警察不?她抹着泪,却一点着头。

因为她知道——要是他还在,也一定会点头;也一定会拍拍儿子的肩膀,说句“出入平安”。

公告

事由: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株洲监管分局批准终止,缴回金融事由:许可证。
机构名称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人民路支行机构编码:B0002S34020015许可证流水号:00953618
业务范围:核准为其上级行授权的经营范围
批准成立日期:1998年5月21日
机构住所:湖南省株洲市人民中路88号
联系人及电话:曹运根 13017126511
发证机关: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株洲监管分局

2026年5月9日